家风·国风

郑璐萍/文

“以家为家，以乡为乡，以国为国，以天下为天下”。家风，亦是为国风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先有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为子，是以有路不拾遗，外不闭户；先有孟母三迁，若心孤怡，是以有儒林典范以彰天下；先有岳母刺字，精忠报国，是以有南宋金戈铁马傲骨铮铮。

跨越千百年光阴流长，烽烟四起，刀光剑影，驰骋疆场。夜冷寂，风微凉，马蹄声踏破万家灯火的宁静，白衣白袍纵马而来，持续长刀携起冷月萧杀之意。高擎的旗带来狂风暴雨之势，惊住了北地暗哨，惊住了单于的暗哨。战马长嘶，800里甲军，紧随其后，眼神冰冷。若竟鬼魂幽灵。千里奔袭，深入漠北，长刀斩落。率800隐军支身入王庭，歼二千余虎狼之师，杀匈奴相国，活捉单于叔父。“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”。少年将军意气风发，满腔热血。出身卑微，但他始终记得舅舅的话，耳濡目染的是项羽、白起、韩信、孙武一代名将，便将满腔赤诚报效国家。坚守家风，为国尽忠，终身二十四载不曾娶一妻。却也只是为当初立下的朗朗誓言“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？”十车肉廉尽入府中，是对君王的忠贞不二，绝对服从。只是未曾尽孝双亲，却也成了将军一生的遗憾，只是因为国，不悔……一门双天骄，是以家国天下。

回望千载戏水时光，朝堂之上，那人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持羽扇，眸中含笑，看不透其间多少智谋韬略，道不尽言语间的肺腑之情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隆中对知天下势，一番宏论，傲惊三吴江川，初露棱角，舌战群儒一鸣惊人，火生东南燃尽千帆，眸中含笑，羽扇轻摇，是智慧与谋略的寒光，那一夜，先帝临寄之以大事，其言犹在耳。君才十倍于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，面对刘立德，他做出了此生最郑重的承诺“臣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乎”，言出必行，辅助后主，至死不渝。王丈原星落，出师未捷魂梦杳然，斯人不复令多少英雄扼腕，蜀汉难做魏吴，他又何尝不知？只不过为那隆中三顾的知遇之恩，为了心中深藏的抱负，去争，去赌。纵然时不与他，也要试着扭转乾坤，政事匆忙，未来得及对膝下之子悉心教导，《诫子书》流露出他对爱子的情深，他做好了孩子的表率，凛然正气，赤诚忠心。思远也不负所托，沙场报国，武侯一家。无愧于先帝，无悔于家园，无悔于天下。

家风，国风……为天地立心，为民生立命，继往圣之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无愧于心，无悔于家国，无悔于天地！

（指导老师　曾川红）

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

何雨芮/文

我的爷爷是一个朴实的农民，他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。

那是2008年的冬天，他到山东青岛工地上打工，与老家邻村的一对小两口合租，住在一个农户的农家院里。虽然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因为爷爷年龄大，干活动作慢，又瘦又黑，平日里，小两口对爷爷是爱搭理不搭理的。甚至，会因为一些小事去抱怨爷爷，憨厚的爷爷总是默不作声。

北方的冬天格外的冷，晚上爷爷早早的洗漱完窝在被窝里休息。

到了晚上11点左右，小院里“砰”的一声，爷爷被突如其来的异响吓了一跳。爷爷心想：“这大晚上的，莫非有小偷。”于是拿着手电筒到小院围墙边检查了一圈，又到厕所里检查了一番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，于是又上床休息了，心想：“不对劲啊，声音这么大，来自哪里？”

爷爷于是再次起床，到小院里小两口屋外查看，发现，小两口的门没有紧闭，拿着手电往屋内一照，只见，一个人躺在地上，一个人挂在床沿边，并且口吐白沫，再一瞧，发现屋内地上有一盆燃烧正旺的木炭。

爷爷一想，坏了——煤气中毒。于是，进门打开小两口屋里的门窗让其通风，把火盆端出来。由于事发突然，大冬天的，爷爷也只是穿着睡衣秋裤，赶紧跑到离小院很近的工人宿舍去，到门口，看见屋里的灯还亮着，听见宿舍里工友们还在玩扑克牌。爷爷也来不及敲门，一脚踹开门，说：“快，快救人，我旁边屋小两口煤气中毒了。”工友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扑克牌，随爷爷一起跑去小院里，联系车辆送就近医院抢救。

在送医院的过程中，因为小两口是一氧化碳中毒，意识都不清晰，爷爷在护送他们的过程中，反而被他们抓伤了面部，几条鲜红的血印清晰可见。

经过医生一夜的抢救，终于把小两口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又住院了两天，才得以完全康复。他们得知了抢救的过程，非常感激爷爷，再次回到小院，对爷爷毕恭毕敬，说道：“大伯，谢谢你及时发现我们中毒，及时送医，才得以抢救，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！不然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们家还有老人，还有两个在读小学的孩子，没有你的话，恐怕孩子们都要成孤儿了。”小两口眼眶湿润，哽咽着又说道：“对于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无以为报，这里有1000块钱，表达我们的谢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”边说边把钱递了过来。

爷爷说：“钱不能要，大家都是出门在外，都不容易，以后都要注意安全，不是每次都会这么幸运的啊！”

爷爷给我讲完了这个故事，拍拍我的脑袋，说啊：“芮芮啊，人呢，做好事，不是希望在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回报，要相信——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！”

（指导老师：张海容）

雨·老师·我

柯钰涵/文

窗外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雨滴落在房顶上，清脆悦耳；粉色桃花的幽香混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雨天，那份早餐和那个你。

那是初春的早晨，春寒料峭，鸟鸣清越，宁静美好。而我却在如此美好的清晨拔足狂奔，仿若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。当然，我的身后不可能有魑魅魍魉，我拔足狂奔是因为---我，要迟到了！终于，我以光速飞奔到学校，像一阵旋风踩着欢快的铃声冲进了教室。刚一落座，你就走进了教室。我暗自庆幸，终于逃过一劫。随即掏出课本，开始朗读。突然，脑袋里一片混沌，一阵恶心涌上来，我忙无力地趴在课桌上，瞬间豆大的汗珠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这时，你注意到我的不适，行至我面前，一边用手摸着我的额头，一边轻声问我：“你怎么啦？”那平时不苟言笑的眼睛盛满了关切，盛满了担忧。见我没说话，你扶着我走出了教室。

室外，不知何时已经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校园里桃花娇艳欲滴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我们来到了学校的医务室，校医说看起来有点像低血糖，接着便问我吃早饭没有。我才想起，因为睡懒觉，起床晚了，没吃早饭的事，只好点了点头。你蹙了蹙眉，扶着我就向校外的早餐店走去。你为我买了包子、牛奶，看着这份热气腾腾的早餐，我的眼眶霎时湿润了，我呆呆地怔在那儿。你摸着我的脑袋，微笑着说：“吃吧！”。外面雨越下越大，冰凉的雨点落在水泥地上，越来越密集。可是我丝毫感觉不到一点儿凉意。你搂着我的肩，右手撑着伞，我则躲在你的臂弯下一边吃着包子，一边喝着牛奶，慢慢地往回走。透过你薄薄的衣衫，我感受着那贴心的温暖。

走到教室门口，你轻声叮嘱我在走廊将早餐吃完再进教室，我乖巧的点了点头，你才放心地走进教室。这时，雨珠落在屋顶上，雨水顺着瓦片掉落下来，形成一道道透明的雨帘，透过雨帘，对面那柔嫩的花草，经雨水的冲刷洗礼，越发娇艳欲滴。听着空灵的雨声混杂着琅琅的读书声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。此时，早读下课铃声响起，你走出教室，一眼瞥见我没有吃完的早餐，拧了拧眉，嘱咐我上课之前吃完。突然，我怔住了，我的目光落在了你的右肩上，那是一大片水渍，单薄的春衫湿哒哒地黏在你瘦弱的肩膀上，微凉的春风拂来，我明显看见你瑟缩了一下。怪不得，只容得下一人的雨伞没有让我被淋湿。

早春的风迎面吹来，带着一丝寒意，路边的柳枝上蒙着一层鹅黄烟绿，玉兰花的花蕾在枝头上悄然绽放，粉面桃花俏立于枝头，风一拂，花瓣纷纷扬扬，似蝴蝶翩翩起舞。你行走在其中，仿若坠落在人间的精灵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我呆怔着，眼中的那层氤氲水雾模糊了你的身影，你渐行渐远，直至看不见。

我想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雨天，你的无意举动带给我多少感动，多少温暖，让我每逢初春的雨天便想起你那沾湿的衣衫和那份温暖的早餐。

“叮咚叮咚……”听，今天又在下雨呢！

（辅导教师　王丽）

哦豁

周欣羽/文

我站在一个大草原上，地上青青的草，软软的，踩起来就像在云朵上飘，头顶的蓝天上没有白云，也没有太阳，地上的小草却像是沐浴着阳光般欢快，我也备感温暖、舒适。我身旁有一棵粗壮的桃树，满树桃花，花瓣在枝头晃着晃着，便飘下来了。

放眼望去，我清晰地看着前方的草原伸到远方，再慢慢缩挤成一条路，再细成一条线。路的尽头接着天，那就像是一条通向天堂的路，我感到惊奇，我没戴眼镜，但我竟能看清它们，我不敢相信，三番确认下，我肯定了——我真的没戴眼镜。我欣喜极了，我在草原上奔跑，撒欢，直到双腿发软，躺在草原上，那感觉真就像在天堂，无忧无虑，无所顾忌。

忽然，我听到了什么，是一声狗叫，这使我赶忙睁开眼，一瞧，是外婆家养的小黑狗，名叫“哦豁”。它摇着尾巴从“天堂路”那边飞奔到我周围，“汪汪”地叫了两声后，走过来嗅我身上的气味，这感觉并没什么特别的，就和往常一样。一会儿，它朝我狂吠两声后，跑到左边咬下一口草，又到右边的草地上踩上两脚，时不时有风路过，小草们跟随风的方向倾过身去，却被身下的土抓着脚，哪儿都去不了。“哦豁”在草地上欢快地跳着、跑着，尾巴不知疲倦地摇晃着。

“哦豁！”我喊它，它乖巧地摇着尾巴又跑过来，伸长舌头哈气，它很听话，不咬人，大家都爱逗它。而它的哥哥“猪儿”就没这个好脾气了，但凡是靠它近了点，“猪儿”就会咬下你的裤腿一大半截，还要赶着你跑两三公里才算完。这时我才发现，“哦豁”的毛变顺了，变得有光泽了，手放在它身上，就像搁在云朵上一样，很柔软，很舒服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和“哦豁”玩得乐不思蜀，似乎时间已被定格，我们会一直在这个无忧无虑的草地上。慢慢地，草原上的光线更强烈了，小草的青绿色叶片反射着光泽，先前“天堂的路”也在一点点隐去……我看它一点一点地消失，心中竟只有宁静。“哦豁”与我相对而立，离奇的，“哦豁”居然开口说话了，它张开嘴，往外蹦出的不再是“汪汪”，而是“你会很幸运。”说完，它转身向那条“天堂路”飞奔而去，就像开始奔向我一样。而我一直在原地站着，眼看着“哦豁”离我原来越远，10米、20米、30米……心里很难过，似乎“哦豁”不会再从“天堂路”里出来了。

忽然，我醒了。一睁眼，周围黑漆漆的，我慌乱地想在黑暗中寻找“哦豁”的足迹，“哦豁，哦豁！”却始终不见“哦豁”来……

许久，才反应过来，今天星期三，我还在学校。望窗外，天还黑着，手一摸，眼镜在枕头旁，而我还在宿舍里。

原来那只是个梦，“哦豁”你在哪？明早，你一定还会和院子里的母鸡追闹吧。

（指导老师　胡霞）

在竹林中听雨（外一首）

程渝/文

无人击乐。乐在竹林中四起
我坐在草棚亭内，煮一壶山泉茶
受邀之人没有到来；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
檐边的水滴在洼地叮咚
我这跳动的心啊，忘记邀约过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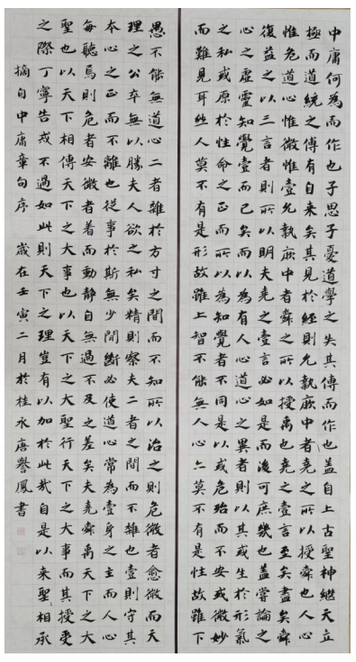
群　峰

我和你隔着众多的我们
像被分放在群峰两端
群峰叠嶂，我的眼里只有群峰

我不是愚公，但也会搬山
山被我搬进宽旷的心野
残留的些许缝隙，装不下愁闷

愁闷堆积，先是丘陵
然后是山峦，然后是群峰
然后是我被围困在里面

我一锹一铲，搬动着它们
而当我走出困境，你并没在原地
原来，我的心里有更多的群峰



楷书：《中庸章句序》摘句

（垫江育才中学高三学生　唐誉凤/书　指导老师　刘洪洲）